

碧溪诗话

書名題字：王 遐 舉

責任編輯：陳 建 根

碧 溪 詩 話
GONGXI SHIHUA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內 大 街 1 6 6 號)

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

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學 印 刷 廠 印 刷

字 數 156,000 開 本 850×1168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張 $7 \frac{1}{16}$ 插 頁 2

1986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6年 9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印 數 0,001—4,400

書 號 10019·3989

定 價 1.50 元

碧溪詩話序

作詩固難，評詩亦未易。酸鹹殊嗜，涇渭異流。浮淺者喜夸毗，豪邁者喜道警，閒靜之人尚幽眇。以至嫣然華媚無復體骨者，時有取焉，而非君子之正論也。夫詩之作，豈徒以青白相媿、駢儷相靡而已哉！要中存風雅，外嚴律度，有補于時，有輔〔一〕于名教，然後爲得。杜子美，詩人冠冕，後世莫及。以其句法森嚴，而流落困頓之中，未嘗一日忘朝廷也。孔子曰：『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』以聖人之言觀後人之詩，則醇醜不較而明矣。

頃，予暇日樞衣于鄉先生黃公之門，公出所爲詩話十卷，謂予曰：『吾生平嗜詩，頗有佳句傳在人口。今老矣，不復自作，時取古人詩卷，聊以自娛，因筆論其當否，且疏用事之隱晦者，以備遺忘。日往月來，不覺成編，君其與我評焉！』予退，伏而讀之，皆前輩論議所未到。若嘲烟雲、媚草木等語，率畧而不取。惟是含風雅而中律度，有補于時，有輔〔二〕于名教者，如璆琳琅玕，森然在目。得詩人之關鍵，窺作者之閭奧，詳而正，諷而不刻〔三〕，使人心開目明，玩味不能去手，斯可謂難得也已！

公少負才，取名第，宰劇邑，藉甚有能聲。一旦與當路軒輊不得，棄官而歸，優遊里閭，其中浩

然，未嘗戚戚于外物，而其用志不衰如此！嗚呼，觀其取與，可以知其能詩；觀其議論，可以知其爲人。

降歎之餘，未及請益，而予赴館職。後數載，公亦云亡。因循十年，未暇追述。今閱舊集，不勝挂劍之情，因以鄙詞題其首。

公諱徹，字常明。

乾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陳俊卿序。

〔一〕『輔』，螢雪軒叢書本（以下簡稱螢本）作『補』。

〔二〕『輔』，螢本作『補』。

〔三〕『刻』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（以下簡稱殿本）作『刺』。

碧溪詩話自序

予遊宦湖外十餘年，竟以拙直忤權勢，投印南歸。自寓興化之碧溪，閉門却掃，無復功名意，不與衣冠交往者五年矣。

平居無事，得以文章爲娛。時閱古今詩集以〔一〕自遣適。故凡心聲所底，有誠於君親、厚於兄弟朋友、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，與予平日舊遊所經歷者，輒妄意鋪鑿，疏之窗壁間。未幾，鈔錄成帙，而以碧溪詩話名之。至於嘲風雪、弄草木而無與〔二〕于比興者，皆略之。

嗚呼！士之有志於爲善，而數奇不偶，終不能略展素蘊者，其胸中憤怨不平之氣，無所舒吐，未嘗不形於篇詠，見於著述者也。此說難、孤憤、離騷、國語所由作也。予賦性介潔，嫉惡如讎，不忍浮沈上下；甘老林泉，實其本心，何所怨哉！故詩話之集，皆因前人之語而折衷之，不敢私自自作焉〔三〕。

〔一〕『以』，殿本、七子詩話本（以下簡稱七子本）作『因』。

〔二〕『與』，殿本作『預』。

〔三〕殿本在此句下尚有『莆田黃徹』四字。

目 録

碧溪詩話序 一

碧溪詩話自序 一

碧溪詩話

卷一 一

卷二 一

卷三 三

卷四 五

卷五 五

卷六 六

卷七 六

卷八 六

碧溪詩話 目錄

二

卷九 一四五

卷十 一六七

附錄

碧溪詩話跋(九則) 一八九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九七

輯評 一九八

黃徹傳 二二一

後記 二二三

卷一

漢高祖置酒沛宮，酒酣，擊筑自歌曰：『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』時帝有天下已十三年，當思耆艾賢德，與共維持，獨崙意猛士，何哉？豈馬上三尺嫚罵餘態〔一〕未易遽革耶？治道終以霸雜，蓋有由。然其前年下詔曰：『賢士大夫，吾能尊顯之〔二〕。』是年下詔曰：『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，同安輯之〔四〕。』竊謂播告之詞，乃秉筆代言，非若耳熱之歌，乃中心所欲也。

〔一〕漢書卷四十三陸賈傳：『賈時時前說稱詩書。高帝罵之曰：『乃公居馬上得之，安事詩書！』賈曰：『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乎？……』又，漢書卷一下高帝紀：『於是上嫚罵之，曰：『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雖扁鵲何益！』』

〔二〕漢書卷一下高帝紀：十一年二月，詔曰：『……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，而不與吾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，吾能尊顯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……』

〔三〕漢書卷一下高帝紀：十二年三月，詔曰：『吾立爲天子，帝有天下，十二年于今矣。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

共定天下，同安輯之。……」

二

唐文宗夏日聯句〔一〕，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，譏其知己不知人也，公權小子，有美而無規，爲續之云：「一爲居所移，苦樂永相忘。願言均所施，清陰及四方。」〔二〕或謂五弦之薰風，解愠阜財，已有陳善責難意〔三〕。愚謂不然。凡規諫之辭，須切直分明，乃可以感悟人主。故「盜言孔甘」〔四〕，「良藥苦口」〔五〕。若以「薰風自南」爲陳善閉邪，但恐後世導諛側媚，說持兩可者，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。

〔一〕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柳公權傳：「文宗嘗召與聯句，帝曰：『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』公權屬曰：『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餘涼。』它學士亦屬繼，帝獨諷公權者，以爲詞情皆足，命題於殿壁，字率徑五寸，帝歎曰：『鍾王無以尚也！』」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五足柳公權聯句并引：「宋玉對楚王：『此獨大王之雄風也，庶人安得而共之？』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。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，有美而無箴，故爲足成其篇：『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一爲居所移，苦樂永相忘。願言均此施，清陰分四方。』」

〔三〕若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引藝苑雜錄：「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閣云：『微涼生殿閣，習習滿皇都。試問吾民愠，南風爲解無。』原其意，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，以及於黎庶也。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，東坡以爲公權有美而無箴，因續四句，其作端午帖子，用此意也。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，雖不必續可也。故呂

氏家塾廣記云：「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，以文宗樂廣廈之涼，而不知路有嘆死也。」此語良是。觀公權嘗以筆諫，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，豈於此而無箴邪？」禮記樂記：「昔者，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風。」尸子與孔子家語皆載其辭，曰：「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」

〔四〕詩經小雅巧言：「君子屢盟，亂是用長。君子信盜，亂是用暴。盜言孔甘，亂是用餒。匪其止共，維王之叩。」

〔五〕孔子家語六本：「良藥苦口而利于病，忠言逆耳而利于行。」

三

諸史列傳，首尾一律；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，千變萬狀，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，族氏、名字、爵邑、號諡，皆密布其中而寓諸褒貶，此史家祖也。觀少陵詩，疑隱寓此旨。若云：「杜陵有布衣」〔一〕，「杜曲幸有桑麻田」〔二〕，「杜子將北征」，「臣甫憤所切」〔三〕，「甫也東西南北人」〔四〕，「有客有客字子美」〔五〕，蓋自見其里居名字也。「不作河西尉」〔六〕，「白頭拾遺徒步歸」〔七〕，「備員竊補袞」〔八〕，「凡才污省郎」〔九〕，補官遷陟，歷歷可考。至叙他人亦然，如云：「粲粲元道州」，又云：「結也實國幹」〔一〇〕，凡例森然，誠春秋之法也。

〔一〕唐杜甫，字子美，長安東南少陵西有杜甫舊宅（地近杜陵，杜曲），故杜甫自稱「少陵野老」。詩句見杜

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三。

〔三〕以上兩句見杜少陵集詳註卷五北征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謁文公上方。『東西』二字疑引用時誤入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一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三官定後戲贈。

〔七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五徒步歸行。

〔八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六壯遊。

〔九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一乘兩人行軍六弟宅。

〔一〇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同元使君春陵行。『榦』作『楨』。

四

老杜送嚴武云：『公若登台輔，臨危莫愛身。』〔一〕寄裴道州、蘇侍御云：『致君堯舜付公等，早據要路思捐軀。』〔二〕此公素所蓄積，而未及施設者，故樂以告人耳。夫全軀碌碌之人，果何能爲！汲長孺曰：天子置公卿，寧令從諛承意？縱愛身，奈辱朝廷何！〔三〕任遐曰：褚彥回保妻子，愛性命，遐能制之〔四〕。觀此以驗二詩，信而有徵〔五〕矣。自比稷契〔六〕，豈爲過哉！岑侍御行軍〔七〕詩云：『平生抱』

忠義，不敢私微軀。『范文正云：「一人諫諍司，鴻毛忽其身。』』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奉送嚴公入朝十韻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，率爾遣興，寄遞呈蘇煥侍御。

〔三〕漢汲黯，字長孺，濮陽人，武帝時召爲主爵都尉。漢書卷五十汲黯傳：『上方招文學儒者，上曰吾欲云云，

黯對曰：「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」上怒，變色而罷朝。公卿皆爲黯懼。上退，謂人曰：「甚矣，汲黯之戇也！」羣臣或數黯，黯曰：「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，寧令從諛承意，陷主於不誼乎？且已在其位，縱愛身，奈辱朝廷何！」

〔四〕南史褚彥回傳：『及高帝輔政，王儉議加黃鉞。任遐曰：「此大事，應報褚公。」帝曰：「褚脫不與，卿將何計？」遐曰：「彥回保妻子，愛性命，非有奇才異節，遐能制之。」果無違異。』

〔五〕『徵』原作『證』，據殿本改。

〔六〕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：『許身一何愚，自比稷與契。』

〔七〕岑嘉州詩卷一行軍二首之二。

〔八〕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二酬葉道卿學士見寄。

五

孟子七篇〔一〕，論君與民者居半，其〔二〕欲得君，蓋以安民也。觀杜陵『窮年憂黎元，歎息腸內熱』〔三〕，

『胡爲將暮年，憂世心力弱』〔四〕，宿花石戍云『誰能叩君門，下令減征賦』〔五〕，寄柏學士云『幾時高議排金門，各使蒼生有環堵』〔六〕，寧令『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』〔七〕，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，其心廣大，異夫求穴之螻蟻輩〔八〕，真得孟子所存矣！東坡問：老杜何如人？或言似司馬遷〔九〕。但能名其詩耳。愚謂老杜似孟子，蓋原其心也。

〔一〕 孟子七篇，指梁惠王、公孫丑、滕文公、離婁、萬章、告子、盡心。

〔二〕 『其』下原有『餘』字，據詩人玉屑（以下簡稱玉屑）刪。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。

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八西閣曝日。

〔五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宿花石戍。

〔六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八寄柏學士林居。『金門』原誤作『君門』。

〔七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茅屋爲秋風所破歌。

〔八〕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：『顧惟螻蟻輩，但自求其穴。』

〔九〕 東坡志林卷十一：『昨日見畢仲游，問：『杜甫似何人？』仲游曰：『似司馬遷。』僕喜而不答，蓋與曩言會也。』

六

劍閣云：『吾將罪真宰，意欲鏟疊嶂。』〔一〕與太白『搥碎黃鶴樓』〔二〕、『剗却君山好』〔三〕，語亦何異？

然劍閣詩，意在削平僭竊，尊崇王室，凜凜有忠義氣；『搥碎』、『剗却』之語，但覺一味麤豪耳。故昔人論文字，以意爲上〔四〕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九劍門。

〔二〕李太白全集卷十一江夏贈韋南陵冰。

〔三〕李太白全集卷二十陪侍郎叔遊洞庭，醉後三首之三。

〔四〕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三答莊充書：『凡爲文以意爲主，氣爲輔，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，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，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。』上，玉屑作『主』。

七

岑參寄杜拾遺云：『聖朝無闕事，自覺諫書希。』〔一〕退之贈崔補闕云：『年少得途未要忙，時清諫疏尤宜罕。』〔二〕皆謬承荀卿『有聽從無諫諍』〔三〕之語，遂使阿諛奸佞，用以藉口。以是知凡造意立言，不可不預爲天下後世慮。

〔一〕岑嘉州詩卷三寄左省杜拾遺。

〔二〕昌黎先生集卷四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。

〔三〕荀子臣道：『事聖君者，有聽從無諫諍；事中君者，有諫諍無諂諛；事暴君者，有補削無撓拂。』

八

石筍行云：『惜哉俗態好蒙蔽，亦如小臣媚至尊。』〔一〕『小臣』，非小官也。凡事君不以道，雖官尊位崇，不害爲小臣耳。下云：『政化錯迕失大體，坐看傾危受厚恩。』此非官小者所當也。但乍讀者，則『小臣』之語，似不指公卿耳。末云：『安得壯士擲天外，使人不疑見本根。』豈非欲取渾敦、窮奇，投諸四裔，使天下如一，同心戴舜者歟〔二〕？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石筍行。

〔二〕左傳文公十八年：『舜臣堯，賓于四門，流四凶族渾敦、窮奇、檮杌、饕餮，投諸四裔，以禦魑魅。』四裔，孔安國云：『幽州，北裔；崇山，南裔；三危，西裔；羽山，東裔。』

九

李義山任弘農尉，嘗投詩謁告云：『却羨卞和雙別足，一生無復沒階趨。』〔一〕雖爲樂春罪人〔二〕，然用事出人意表，尤有餘味。英俊屈沈，強顏低意，趨跼諾虎〔三〕，扼腕不平之氣有甚于傷足者，非羸知直己，不甘心于病畦下舐〔四〕，不能賞此語之工也。

〔一〕李義山詩集卷六任弘農尉，獻州刺史，乞假歸京。『弘』原作『洪』，據原詩改。

〔二〕樂春，指樂正子春。禮記祭義：『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，數月不出，猶有憂色。門弟子曰：『夫子之足瘳矣，數月不出，猶有憂色，何也？』樂正子春曰：『善如爾之問也！善如爾之問也！吾聞諸曾子，曾子聞諸夫子曰：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養，無人爲大。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，可謂孝矣。不虧其體，不辱其身，可謂全矣。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。今予忘孝之道，予是以有憂色也。』』

〔三〕跖，卽柳下跖。莊子盜跖：『歸到魯東門外，適遇柳下季。柳下季曰：『今者闕然數日不見，車馬有行色，得微往見跖邪？』孔子仰天而歎曰：『然。』』虎，卽陽貨，魯季氏家臣，後專國政，叛敗後出奔。論語陽貨：『（陽貨）曰：『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』曰：『不可。』』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！孔子曰：『諾。吾將仕矣！』』

〔四〕孟子滕文公下：『曾子曰：『脅肩諂笑，病于夏畦。』』莊子列禦寇：『秦王有病召醫，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，舐痔者得車五乘。所治愈下，得車愈多。』病畦下舐，意指趨奉乞憐。

一〇

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云：『服飾定尊卑，大哉萬古程。……煌煌珠宮物，寢處禍所嬰。……錦鯨卷還客，始覺心和平。』其意在明分守，警貪饕，屏斥玩物，嚴道義之大節，豈直專爲詩哉！就中『和平』之語，尤可人意。世有豪橫凶人，強委饋于善士，而不能驟絕之，其心媿恥，雖欲和平，不可得也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。

一一

子美世號『詩史』^{〔一〕}。觀北征詩云：『皇帝二載秋，閏八月初吉。』^{〔二〕}送李校書云：『乾元元年春，萬姓始安宅。』^{〔三〕}又戲友二詩：『元年建巳月，郎有焦校書。』『元年建巳月，官有王司直。』^{〔四〕}史筆森嚴，未易及也。

〔一〕唐孟榮本事詩高逸第三：『杜逢祿山之難，流離隴蜀，畢陳於詩，推見至隱，殆無遺事，故當時號爲『詩史』。』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五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送李校書二十六韻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戲贈友二首。

一二

賈生、終童，欲輕事征伐^{〔一〕}，大抵少年躁銳，使綿歷老成，當不如此。昔人欲沈孫武^{〔二〕}于五湖，斬白起^{〔三〕}于長平，誠有謂哉！嘗愛老杜云：『慎勿吞青海，無勞問越裳。大君先息戰，歸馬華山陽。』^{〔四〕}又有『安得壯士挽天河，淨洗甲兵長不用。』^{〔五〕}『安得務農息戰鬪，普天無吏橫索錢。』^{〔六〕}『願戒兵猶火，恩加四海深。』^{〔七〕}『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。』^{〔八〕}其愁歎憂戚，蓋以人主生靈爲念。孟子以善